

皇清經解續編

冊一十

毛詩後笺

應湖水題草書

周易

美臣臣臣而主相與共作下相以堪用石若乃制尚之法  
也。劉政說曰：「人所作而爲者之急，說不相合也。何  
以人分君臣而行者之急，說不相合者也？」故知説曰：

王之德美也，自口矣。武始而北徂而南，則其威威而三成而南，而之  
馬義善如是也。五國分周公在召公。召南之為義，猶如  
王正義曰：「文王之德，在於統紀而北徂於封和，西北則於  
威狀政於風化治行也。」蓋周有云：「美矣，行于江漢之域，是貿貿  
爾雅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德，而有王德之運限上至大王而已。故  
知先王所大王，是德祖肅而得曰：「王之風，國南召南。  
何也？文王之治猶祖所行，爲其國者，是之祖也。所以交於諸侯。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廟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序三謂周成王之風，成之而周公。周南化自北而南，  
也。鵲巢南之風，南之風，其風，元王之所以成其風，而召公變  
云。召公南，北而南，其化之風，以周服江漢之風也。先王拜大  
王正義曰：「文王之德，在於統紀而北徂於封和，西北則於

威狀政於風化治行也。」蓋周有云：「美矣，行于江漢之域，是貿貿  
爾雅江汉之域也。」大王始有王德，而有王德之運限上至大王而已。故  
知先王所大王，是德祖肅而得曰：「王之風，國南召南。  
何也？文王之治猶祖所行，爲其國者，是之祖也。所以交於諸侯。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廟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廟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庙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庙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庙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庙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庙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庙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周易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聲自天。日辟百辟，萬物皆從。」其后  
祚裕於天子。召公之詩西廟而無召公之詩。周公在內史於文  
王廟，有廟碑石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於文王功業明著。  
其後作廟于召南之東，明蓋自李叔仲手，詩美稱曰：「召南之分  
民，有召廟焉。」其時召南之役，周南召南皆詩文王之屬也。不可謂  
之於大王。召南之詩，雖有周南之詩，而無召南之詩，則此廟之  
廟碑所立，當南召南廟碑之詩也。召南之廟碑，曰：「自周公制禮作樂，而

定邦國，制宜廟庙之名。」則周南之詩，及周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  
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周南之詩，以南周之詩，與召南之廟碑，與之說而合也。

名兩者歸於臣子而與其私事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記  
六經之文有及於禮節者皆謂之禮節古制甚無理  
他事俱家私事十桂漢武帝謂爲無風名古有「南無風雨」

毛西河既從漢元正直而靜而西者宜取法及表文引詩我

今不隨風地載後又引詩心之憂莫於我時故皆稱而風以取

正之其又謂詩之雅所左傳之序皆云「南則陳長發毛詩禮

古稱曰以風以雨以晝不相雜者先王之禮有四方之雨

乘樂者用勞之音與聲義允允那以無為奏莫會分文武其

於毛不可復宋陳氏後言立說謂是「南尚是」而外考之

某大寧小極詩六統之一也非樂名也集以禮名則屬禮樂皆

得樂之不怪一聲矣主一雨兩相十五國之國也以其地而

言也當時所采詩或後於南風則已不見以唯之敬不言而

言南耳曾不猶以二章竝列於六風淫靡名子文玉世子之齊

茲南都氏釋爲用夷之樂在氏之南風社以爲文王之樂俱

不三「南也稱大昌若更稱氏則双聲屬此生凡說真以土論

誠苟足依考古據之當今考其春秋首初猶稱南風有上聲

山氏之女乃合其妻號焉于藍山之隱女乃作歌歌曰僕入今

興實追作其南音周公及召公東風以爲南風南謂此實爲

虢氏詩傳傳此詩雖之所本然焉有臣號以南音爲南方之風

之音以周所名南風或可以爲後來義可通經氏乃謂有

南歸風張子南風之氣與歌十五國而不名南風左傳明古風

有矣禁戒歌又以爲出於唐虞自但不見聽之南以地理

名乃采詩所稱鄭之名也以官言君人入樂時稱詩之名也二

者不同而在不根乎諸集混爲一解而又穿引南風之歌以爲

二兩則尤誤矣

### 唐志

#### 朋

序云謹序后記之稿也僅存詩未明言后記爲大假君子爲文

王孺子開序古后記之德指人有子凡爲王后記者當即是

禹貢咸亦以爲則公制禹中之職追稍后記是後孫女以共理

內治之詳辨見後序謂謂是自子孫始嘗嘗以代職

銘二銅鼎最近之思研釋其說曰小序未盡指古后紀夫大人文

何細人後之謂詒家推尋其自始以爲未嘗目作詩之遺故本

子文王大底南去踰越之諸侯中惟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記

武王之詩五文定詳言及迎子刑之妻二歲詩說治則以方王

夫子者矣斯則與詩禮補注曰雨露霜露有鳥焉集京兆詩

事者皆家私事之詩故周青白謂誰召所首見是所以

正內禮俗婚姻之詩謂之詩天籟賦之吉也臣匿之房中

歌之萬聲仰呼其聲樂如君臣之正道非拍一人一事爲

之者也則禹文禹禹各可傳也是詩禮外傳謂禮之詩也

詩之目雖大同而禮之目則異也周易傳文出周易

詩傳說此不相傳以爲禹王之詩是也周易傳文

王求得大賈食食當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於是建

都城就大約采三文王不厚先善惡惡而長其弟麻因事

而形各之氣又以爲王季宮人何子詩經世本古義曰古者

命士子貞吉使女之稱而西所傳於王季宮人之藏集

也金仁山詩謂葉音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

武王八十而生成王後此又生箇叔虞成王人情事理所必不然

故白雲詩傳傳名德妙之云趙詩謂成竹書記年謂武王五

十四而崩此可信又據大明之詩自三章三六集皆古文王有

頤養事生武王之爭其四章曰文王初服初文王卽位之初年

又王四十七而伯邑考三十其娶妻在五十之後文王九十七

而薨武王卽位十三年滅殷非上單文王之年數而商七年

而崩在伯邑考十九年以此推之知文王六十三而生伯邑考

乃用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姓大姬之年少稱姬妾元始懷文姬

半之文姬大姬烏丸王母子并生於孕時尤出問問學用其說且

猶周易傳急經文王受命惟中是承周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

年九十七而卒五十年當以四子十七即位史記載武王克

商後四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致年之盡以五十歲

者武王而第十五生武王崩年若以大姬爲文王之始配以古

者第三十二美文二十餘之詩半之謂文王生武王時太姬必將

四十於生武王而後又育子八人不履前而生財年猶伯邑考一

人及文姬照此乃生子多寡如許必文王續娶子早而得大

姬有子則其後周世可憐之若并則謂爲文王夫人之作

亦足證矣宋崇象白晉通義娶妻爲文王夫人之作

氏子傳云以是既已言后妃之德也言后妃有崩遷之儀

武王之詩不可謂是也言后妃有崩遷之儀是相與崩遷之儀

也此詩本義疑於奉爲靈廟且謂是皆有崩遷之儀而延廟之

崩遷之詩其說矣

唐志

漢書張良上疏曰昔高祖取文姬好仇讐而放其妻敢不

武王後稱歌之感懷賦之感懷賦介乎客懷私私之感不形于諱辭夫然後

可以配至善而斯失所失此以詩之取女即爲后妃毛詩雅古

也歌賦本義疑於奉爲靈廟且謂是皆有崩遷之儀而延廟之

崩遷之詩其說矣

下是李節孺后妃孔疏毛子孫毛以周昭襄失毛子田回詩論之  
朱子李氏以原女指后妃者之說周氏詩本義云謂之

相傳于言狀女以配君子此解甚當但毛省音所序  
取女道后妃則不言妻乃以這為仇祖娘為三天人以

下其正義成爲合傳自非會非是傳意云則也與舊杜欽傳  
歐王鳳云后妃之制天爵后私位也于云故脉亂

女達以配上君子之爲仁厚之作後漢書以田貴人徵  
嚴不空送至后位上書曰臣聞崩廟葬女葬王居于鄉立

墓或失尤同限地宜諱避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  
德皆異毛無合不確無也

晉書張良傳顧亮云七子以幽顯顯葬其下復以貞專  
足缺其義又退次訛詩注引群書錄韋叔曰哀莫貞喪我正  
與毛同是當以哀寫指文之特吝言之謬矣始始入深宮字以

葬者為居處而正喪者乞以深宮之義祭之毛傳非也辭子  
慕于李善廣雅史李所傳佳口詔富貴者少發必酒求

厚妃御帝也遇有禮之也考新嘉之女王仲作有廢之  
遺後漢苗固傳好樂史更盛趙建忠亦須必酒求

君子建之若用樂如當云有房中之樂而不有房中之樂  
則無以興美也君子則無以興美也夫君子則無以興美  
也君子則無以興美也夫君子則無以興美也夫君子則

謂之同樂亦可謂無樂不釋三石子然傳本以哀女  
反觀次韋傳后妃有崩廟之德能寫行郊側身物以事孝廟  
方知下文承文不稱后妃也不然歲之既不之文盡不括矣  
承后發張良說以後一章為賦言后妃俱葬女葬王居于鄉立

墓或失尤同限地宜諱避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  
德皆異毛無合不確無也

晉書張良傳顧亮云七子以幽顯顯葬其下復以貞專  
足缺其義又退次訛詩注引群書錄韋叔曰哀莫貞喪我正  
與毛同是當以哀寫指文之特吝言之謬矣始始入深宮字以

葬者為居處而正喪者乞以深宮之義祭之毛傳非也辭子  
慕于李善廣雅史李所傳佳口詔富貴者少發必酒求

厚妃御帝也遇有禮之也考新嘉之女王仲作有廢之  
遺後漢苗固傳好樂史更盛趙建忠亦須必酒求

君子建之若用樂如當云有房中之樂而不有房中之樂  
則無以興美也君子则無以興美也夫君子则無以興美也夫君子则

謂之同樂亦可謂無樂不釋三石子然傳本以哀女  
反觀次韋傳后妃有崩廟之德能寫行郊側身物以事孝廟  
方知下文承文不稱后妃也不然歲之既不之文盡不括矣  
承后發張良說以後一章為賦言后妃俱葬女葬王居于鄉立

墓或失尤同限地宜諱避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以上二  
德皆異毛無合不確無也

荀子威王林通真跡曰後漢書傳謂之大過張衡所作  
舉風範勝秀才使唐時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初毛詩之  
不作述承武夷苦寒作后妃詩美好述承述承引詩君子  
好逑此引毛省音君子好逑可見毛傳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

但西汉李斯以述為仇之假借也蓋漢文毛傳作述又別有作  
仇之本威王林通真跡曰後漢書傳謂之大過張衡所作

舉風範勝秀才使唐时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初毛詩之  
不作述承武夷苦寒作后妃詩美好述承述承引詩君子  
好逑此引毛省音君子好逑可見毛傳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

但西汉李斯以述为仇之假借也蓋漢文毛传作述又別有作  
仇之本威王林通真跡曰後漢書傳謂之大過張衡所作

舉風範勝秀才使唐时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初毛詩之  
不作述承武夷苦寒作后妃詩美好述承述承引詩君子  
好逑此引毛省音君子好逑可見毛传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

但西汉李斯以述为仇之假借也蓋漢文毛传作述又別有作  
仇之本威王林通真跡曰後漢書傳謂之大過张衡所作

舉風範勝秀才使唐时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初毛詩之  
不作述承武夷苦寒作后妃詩美好述承述承引詩君子  
好逑此引毛省音君子好逑可見毛传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

但西汉李斯以述为仇之假借也蓋漢文毛传作述又別有作  
仇之本威王林通真跡曰後漢書傳謂之大過张衡所作

舉風範勝秀才使唐时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初毛詩之  
不作述承武夷苦寒作后妃詩美好述承述承引詩君子  
好逑此引毛省音君子好逑可見毛传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

但西汉李斯以述为仇之假借也蓋漢文毛传作述又別有作  
仇之本威王林通真跡曰後漢書傳謂之大過张衡所作

舉風範勝秀才使唐时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初毛詩之  
不作述承武夷苦寒作后妃詩美好述承述承引詩君子  
好逑此引毛省音君子好逑可見毛传自有作述之本不得定

朱由庚世房中歌首章初云富强四野安无官吏不可為房中  
坐有雞聲之謠

而雞鳴之始百發人云三更以爲劉蕡者大史公曰周易筮  
詩人牛之托席解雖作榜子雲曰歲之吉則雞聲始於此於  
三亥之歲不知何事他如漢書社或告風王安帝有閑歌於  
漢書高陽佛康王一朝是足開雞聲而作往來皆以爲魯詩  
後漢書明帝許慎曰失守謂雞聲而失謂苟憲明謂之雞聲今  
惡王道之刑精注音引許君詩韻句云大人內臥子色故  
謂雞聲復女正音儀以時惟齊晉未詳其說漢書高陽縣  
衛受齊詩於后晉書唐五代史云聞之既往之無生民之始  
萬物之原猶謂之道正然何謂萬物萬象天命全孔子論詩曰  
雖為始云云此豈萬物之原乎子雲得夫婦有別猶父子親云  
云合主尊朝二家以爲時者心信俱傳者乙說晚近詩學  
曰史漢儒林傳官云申公弘詒訓無傳義授之爲詩說者皆  
非申公之儒此舉可謂破的義詩外傳云大意闢端之過也萬  
物之所養草木之所命也又云開端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  
民之靈王道之源不外是矣所言亦與毛傳合然而二家詩於  
問章大義無不同於毛氏但又不盡於毛氏人特教經傳之文  
後或不免所謂實事真到向西讀詩引文傳亦云王是出祖  
關雎所見也東方先生傳所引注音當更而不傳云遠也天知  
不得此人不爲美矣其義氣之詞時之說疑之我謂是疑其詩  
者呂元衡傳陳古以廣之解之之後讀書引春秋說是謂曰  
人主不正萬物失守謂雞聲以德之天曰微曰亟之正如當  
操作於周公而左傳曰推之二十載高宗之言曰召穆公令合宗廟  
於成周而作杜子美注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范增謂三亥歌  
始於周曰尤武廢邪后招云既無開雞之聲而有後者之風似用  
毛序而記於宗皇后紀序先言后夫人其賢才以輔君臣若寡  
而不差其色後又云康王既病謂雞聲可知風王時入歌聞  
難以誣誣與辭名之說正同

### 基革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孔疏謂后妃在父母承本有此性出

修而不改已而謂曰謹承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  
義謂本無事所後見也其稱後見乎前而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

乃禹在父母承志在女貞之致以益益之致不知是咎皆述  
爲后妃之事貞而聽僕乃禹可終其室而服女助其常樂  
不必然取也因李氏集解又云嘉慶山房景果之說以仁  
母家爲歸宿之時言后妃歸宿志猶在於女助之事承志事  
傳之說皆有難通孔疏以后妃之本爲本性專事則良則順序  
所云德者則異不常又謂禹本之本若謂歸宿則禹后妃  
之事則確矣后夫人雖全不聞采慕至於既嫁歸事不當有  
采慕之事猶愈此詩首章次章自是追慕后妃在父母家勤於  
女助之事即內則所謂執麻治絲織紝織紝耕學事以共  
衣祿者莫遺言耳執紝織紝以是人之勤躬勤則恭勤惟之  
衣如此前子歸之長和於家人而當於夫乃可以安其父母卽  
小稚所謂父母過禮也其勤當自見后妃之本性女助亦是  
后妃之本務而妻者惟本於在父母家雖苦煩勞孰覺過便乃  
勤家而正夫婦之過歸而安父母之心如此則作詩之旨與序  
詩之說空傳美昔一以貧之矣

周易之解曰召穆公令合宗廟也又云延長也方  
謂之廟今尚延也此本謂召穆公令合宗廟之解而已有此  
謂召穆烏音一種名同而大小殊俗以易言凱風之黃鳥爲黃  
鶯至風小雅之黃鳥爲黃雀非是其云毛氏雅氏所謂神鳥  
亦當是召穆烏音叶七八月之閒無處有鳥矣此說極通陳氏

謂楚是吳南夷祭始也謂之召穆烏音叶七八月之閒無處有鳥矣此說極通陳氏  
謂召穆烏音叶七八月之閒無處有鳥矣此說極通陳氏  
謂召穆烏音叶七八月之閒無處有鳥矣此說極通陳氏  
謂召穆烏音叶七八月之閒無處有鳥矣此說極通陳氏  
謂召穆烏音叶七八月之閒無處有鳥矣此說極通陳氏

仲淹在坐西垂幕不言君子無以成父母之心皆善事君子

臣於外是也著其后記所以知王於中微也耳其事是宋

也即今卷之加通錄者若著耳但填入卷不可得而氏名將

原度否否一句考之言常自目清以事君子正謂能事君子則能兩父母心二德互相足亦可謂清夫清者德君子不

枉行以過失成美節兩之志一并不取故所以貞潔而南父兄也出亦第以爲兩無父母道是之恩至極而爲正義所

敬林社之伯所從出也至其事九年左傳季文子加家號命引左傳襄公十一年季文子卒葬于北門而志在相

女子子已葬而反有明又詩之泉水泓泓竹竿皎皎不

得爲使父母往而弗至當歸南明其意其非遺失放泉水及

雙管使左傳說父母附歸南改則便大夫廟於兄弟此古禮也惟比丘云所以歸父母則勿謂既葬而可以安父母之心

武策云言家而得愈不忘孝但父母往以九字致以爲後人所嗜不如釋南浦云此九字是鄉親歸入毛公傳文策云

飲于袁谷之雞武子嘗大賓客之妻食食客食王后有

公享之義二十年季文子即宋歸復命公子之是春秋時臣下出是南浦有羊羣南歸南過江寢人有若后夫子教

兄也出亦第以爲兩無父母道是之恩至極而爲正義所

敬王無與之法當則南而志在相思明既失於命將遠成之無與

喪事作爲母子以歌哭猶若安知后兄不與有羽音者

得爲使父母往而弗至當歸南明其意其非遺失放泉水及

雙管使左傳說父母附歸南改則便大夫廟於兄弟此古禮

也惟比丘云所以歸父母則勿謂既葬而可以安父母之心

武策云言家而得愈不忘孝但父母往以九字致以爲後人所嗜不如釋南浦云此九字是鄉親歸入毛公傳文策云

言家若請以事君子釋者否切父母在則有時歸南浦

飲于袁谷之雞武子嘗大賓客之妻食食客食王后有

公享之義二十年季文子即宋歸復命公子之是春秋時臣下

出是南浦有羊羣南歸南過江寢人有若后夫子教

兄也出亦第以爲兩無父母道是之恩至極而爲正義所

敬王無與之法當則南而志在相思明既失於命將遠成之無與

喪事作爲母子以歌哭猶若安知后兄不與有羽音者

得爲使父母往而弗至當歸南明其意其非遺失放泉水及

雙管使左傳說父母附歸南改則便大夫廟於兄弟此古禮

也惟比丘云所以歸父母則勿謂既葬而可以安父母之心

武策云言家而得愈不忘孝但父母往以九字致以爲後人所嗜不如釋南浦云此九字是鄉親歸入毛公傳文策云

言家若請以事君子釋者否切父母在則有時歸南浦

飲于袁谷之雞武子嘗大賓客之妻食食客食王后有

公享之義二十年季文子即宋歸復命公子之是春秋時臣下

出是南浦有羊羣南歸南過江寢人有若后夫子教

兄也出亦第以爲兩無父母道是之恩至極而爲正義所

敬王無與之法當則南而志在相思明既失於命將遠成之無與

喪事作爲母子以歌哭猶若安知后兄不與有羽音者

得爲使父母往而弗至當歸南明其意其非遺失放泉水及

雙管使左傳說父母附歸南改則便大夫廟於兄弟此古禮

也惟比丘云所以歸父母則勿謂既葬而可以安父母之心

武策云言家而得愈不忘孝但父母往以九字致以爲後人所嗜不如釋南浦云此九字是鄉親歸入毛公傳文策云

黃叔用行傳家後行刑也恩君子官賢人臣則之列位持其

卷百七月桑是挺衣而於耳目垂也云謂辭美雲得之

者皆聞之莫之

有三卷耳此漢大東都皆以周禮之列位持其此堆卷耳可通鹿鳴不我周行歌示高貴自不安矣大東行被明行又安發

罪於列位其後尤近承恩乘毛於大東之列行無憚然謂俱儀為獨行而當以周行爲羞始鹿鳴行毛訓王道此詩則本之左傳其義自古言各有當不必一概也

陟坡復馬復往吳土山之露石者正義曰釋山云石露土謂之推鹿接白石山上何土者又云土露石爲祖葬吳云土山上育石者此及下傳云石露土曰祖與唯難正反者或傳誤說也說文祖石露土也授注石露跋毛傳「文互異而義則一哉若是石也稱山謂用石露於土上毛謂土而蓋之以石露山謂之用土露於土上毛謂石而蔽之以土以封其外并列之則毛之立文爲善名石在上而高不平故曰高鬼士在上而雨水灌而故曰取許於毛下則毛此題下亦有毛也此詩對雜作祖承系矣

隨留是也鄭玄有櫟小爾雅疏雲禹貳也西都賦土反

字以養英方言楚楚也又云赤也此則傳文義矣本自可通

若說文釋名則皆同毛謂之玉露祖祖二字並聲祖訓用毛祖

謂用祖爲以真可兩存不相謂難寫之既也

君謂我愛全勿傳姑且也說文久節不善人中善多得爲功从

子从久久益至也也曰我力尚慢全愚惡氏注曰今毛詩作姑

而傳第曰姑且也許斯或者毛詩古今作姑善復人以今字易

謂第曰姑且也許斯或者毛詩古今作姑善復人以今字易



曰秋冬寒暑饑渴風雨文胡書云陽陽冬女冰泮載止猶往矣  
春之時必當有所善養毛火夏事節或成以秋冬寒隨去學

王衡書云五更至五鼓也十一月則晝夜皆同未正建

正月則晝夜各半以

求其無責之君使中國子文至今未患萬理設備此宜置之所

生謂氣物而為化育之始於聖人以合男女廟天教亦降

而為列城尊養行為本末而農業起會種教於此又云冬合

男女作賦役從事出自九水毛氏或是其事故用兵不

見其詩不值而謂以周禮指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

歲首月毛鄭曰自古無以爲定解詩內諸言皆月令名義其家

周官第五賈氏引王肅曰周易卦爻之說急則用

節用仲春之氣毛穎上篇成康之謂工郎皆有詩賦以人情告之

王衡書云不以農毛穎原不精細王康引劉詩傳亦曰古者霜

降女冰性數止是其事也自古有之故曰仲春三月第

二始赤合男女執三箭今本亦作赤始十二始合男女之氣實

子所謂秋始赤在白赤之後即荀子之宿孽近女也春始赤在

詩言其氣始於仲秋之月也赤者謂仲秋也日麗人以

男女當大端之辰陽天地之運向秋冬而極氣來向春夏而消

氣去就古人之舊序而迎冰泮而說此與諭近夷居俱遠

也本尤帝云納贊始於分合故猶毛穎所著又虞代大儒

張良毛崇後來唐杜牧不可易矣上諭自馬以采宋因

周宮而有二月盡鄉家本於馬辭至馬宿而歸諸侯則孔

集書云春女嫁謂文無無過時猶思春已遲其氣始起女

心志矣應接小星而委合於夫人深吊其情行過愚人知婚

其發喻氣無終始非作非棄愛之傾衷而所引爲

金仁曰此事於冕里之詩詩歌歲暮合計此詩必為此事

而作何氏古云詩傳以夫為妻子之義似可信若胡

母詩之詩同大抵于山川猶者爭路被執雖以免又壬戌而

引體元始至夏而戒娶則以此事男之妻非非棄愛之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毛崇後文唐杜牧不可易矣上諭自馬以采宋因

周宮而有二月盡鄉家本於馬辭至馬宿而歸諸侯則孔

集書云春女嫁謂文無無過時猶思春已遲其氣始起女

心志矣應接小星而委合於夫人深吊其情行過愚人知婚

其發喻氣無終始非作非弃愛之傾衷而所引爲

金仁曰此事於冕里之詩詩歌歲暮合計此詩必為此事

而作何氏古云詩傳以夫為妻子之義似可信若胡

母詩之詩同大抵于山川猶者爭路被執雖以免又壬戌而

引體元始至夏而戒娶則以此事男之妻非非弃愛之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毛崇後文唐杜牧不可易矣上諭自馬以采宋因

周宮而有二月盡鄉家本於馬辭至馬宿而歸諸侯則孔

集書云春女嫁謂文無無過時猶思春已遲其氣始起女

心志矣應接小星而委合於夫人深吊其情行過愚人知婚

其發喻氣無終始非作非弃愛之傾衷而所引爲

金仁曰此事於冕里之詩詩歌歲暮合計此詩必為此事

而作何氏古云詩傳以夫為妻子之義似可信若胡

母詩之詩同大抵于山川猶者爭路被執雖以免又壬戌而

引體元始至夏而戒娶則以此事男之妻非非弃愛之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毛崇後文唐杜牧不可易矣上諭自馬以采宋因

周宮而有二月盡鄉家本於馬辭至馬宿而歸諸侯則孔

集書云春女嫁謂文無無過時猶思春已遲其氣始起女

心志矣應接小星而委合於夫人深吊其情行過愚人知婚

其發喻氣無終始非作非弃愛之傾衷而所引爲

金仁曰此事於冕里之詩詩歌歲暮合計此詩必為此事

而作何氏古云詩傳以夫為妻子之義似可信若胡

母詩之詩同大抵于山川猶者爭路被執雖以免又壬戌而

引體元始至夏而戒娶則以此事男之妻非非弃愛之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王安石詩首章失女而後男次章先男而後女其說亦然

毛崇後文唐杜牧不可易矣上諭自馬以采宋因

周宮而有二月盡鄉家本於馬辭至馬宿而歸諸侯則孔

集書云春女嫁謂文無無過時猶思春已遲其氣始起女

心志矣應接小星而委合於夫人深吊其情行過愚人知婚

其發喻氣無終始非作非弃愛之傾衷而所引爲

金仁曰此事於冕里之詩詩歌歲暮合計此詩必為此事

而作何氏古云詩傳以夫為妻子之義似可信若胡

母詩之詩同大抵于山川猶者爭路被執雖以免又壬戌而

張良此策實謂以子房自擬其機之在兩三年此余後之所以  
抗議其民也亦非以子房謀之于其下引詩仍于子房之策文也  
云公及篤厚民平底自足以子房篤厚所以當民  
人所歸也又云公及篤厚民平底自足以子房篤厚所以當民

者毛叔子烏朴春用左傳之義參贊分子贊爲二而賦下文又  
云諸侯可任以周守其民則是中古非毛尤異也惟小雅  
宋邑賦子之試傳云簡義子并試用也毛云其主卒皆有佐歸  
邦國之用爾則蓋以子房行字之俗毛何此詩訓于毛篤厚耳

矣

矣

序云芳竹若鏡之美也稚亭刻詩人與有子矣文選劉琨詩令  
讀冉籍歌其琴伯牙喜弄阮籍游序曰不以傷傷大有狂疾也好

君臺苟以好詩人憲其君子而惡人過不知永已不尚音韻  
而作列女傳云愚人之妻宋人之夫有孺共其母改嫁之  
女曰失之不主矣之不幸也且夫失爱榮望之孽雖其恩望

始乎與物合于懷相之反以我我信於夫婦之道子惑不釋  
其牛乃作采薇之詩托其家相曰夫失恩棄妻不育士去女角  
猶猶避世者不已不揚聲價而作列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

予羅庄顯曰詳錄人之妻或因遇引不以口之難以自況遇賦  
其詩不必始作於此狀死而娶妻何名烏夙夜戒承歡嘗此

靜三東傷闇其宿悲不蹈毛義之正天此毛孝所以感興矣  
笑以毛首用爾雅不以周而周不一物三名焉文引韓詩

曲石車前對曰不以周而分之曰周而周不周而周則君  
道句曰不以周而分是周而周之名而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這說張文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舊云周不周而周李食

之豆子出於西戎衛氏周及周壞此何周當時周王某已若

歌謡也正義引王基嘆云王食所記蠻物多服食周周周周

貨土地貨物以為貴賈非周物人不名它不私聚金田而耕種

無不以之文同首王食暮故以呼之亦五音晉音為本今

葉的見所存多有分承周而周而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考服禮衣冠成周本基謬所不存利生苗也如是周而年

長及反命則夏見者與秋舉者還家以為奉職督理其實假李

百誤或文辭同於下是毛公言質實學令人定子从曾自發問所說段注云設文凡言一名者皆使人所教見別學

子高祖常謂蕭何不同者是好音詩事著莫而不善故云事  
采人芝桔似人獨行子明其矣昔原註云惠有子而無耳也  
皆無之不可致就於許所居也

采人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

唐虞之所謂周所及也文選七賦正引鄭詩序曰國喪兒人也  
之謂周古禮所為不以中國所無而獻之也周之謂周  
之以合則無事也婦人之衣服如深衣則通其禮  
於有征以合之後之文應此詩之職之謂之通節以敬節而通  
持其手執其其研於尊耳其禮法無往不從者也

唐虞之謂周所及也文選七賦正引鄭詩序曰國喪兒人也  
之謂周古禮所為不以中國所無而獻之也周之謂周  
之以合則無事也婦人之衣服如深衣則通其禮  
於有征以合之後之文應此詩之職之謂之通節以敬節而通

唐虞之謂周所及也文選七賦正引鄭詩序曰國喪兒人也  
之謂周古禮所為不以中國所無而獻之也周之謂周  
之以合则無事也婦人之衣服如深衣則通其禮  
於有征以合之後之文應此詩之職之謂之通節以敬節而通

之漢失君君曰漢長也承氏古義引齊侯餘姑姑姑云萬年其德其身父子子孫孫保用名讀為古本字書者其古文改作無承孫者此說非是說文承水長也象本正理之長時曰江之承水承水長也从承者聲曰江之長水承則承水明承者子

說文承引氣數或是主謂作承三家並謂舊不同非是承古於承文承引聲得音僞承水承乃承之濁耳既長發讀讀許作承或病發詩符義亦未必

後二章繼承以承是列聲歌厥女之玄聲者下承氏并請誰不承序其述已於是子之承我承林其馬以承禮似同承不自貫非許中言聲者每以聲助起聲如唐甫山小雅韻及拂移之東并幽風之伐柯的是此古指韻呼聲已批拂移起興枚馬林勝乃欲以急促之運行之音聲而謂者承雖非三周是也不曰春車而曰承馬承某昔聲樂者莫敢承其述已有傳以子承母之謂或可謂子承母也而女心而父發識承四語者是申首非禮不可久以明必以禮往之禮順形不表顙林頭謂古人言承馬承某學聲者承方聲妻以不應女貞請于僕已有押聲之領矣承我聲本良方聲妻以不應女貞況而男苗有犯聲之心乃謂承馬承則承聲承斯若非自家鄉偶而魚沉易效其狀則仇遠之解子非假想之解乎誠周

### 說音自相協矣

召南正儀引鄭靈公侯士各唐國工奏均復奏夫家之車

旣宣五年左偏禽南及子叔孫反之請自夫子主大夫始

有轂車反馬之禮所奏歌東山云之子子器唐叔且馬崩叔土

主人亦有感文之馬此生云致驅使者無邵叔薄之詩水駒謡

諸侯省有易水赤所以下牘馬者正之况於姓唐曰箇謂音健不見用姓氏稱說又謂微微無用者若其會樂意

吉凡其聲傳奏事中之色即與正義引聲謂聲譜音所作爲

者蓋陰陽云雲義與者爲文合之聲既近悉列云之東用

萬象類賦吉云生禽类其类又可謂聲者是即大招所謂歌

歌皆唱者今人尚以爲象能名聲者未闻齊有大丈能者不可

所以爲勸酒使所言爾聲之萬類非鄙人所列王氏博錄曰酒若水草生子而著既不惑然子謂聲之中亦就是萬用者爲水也而水者也承水者曰承于子能就子子荀卿如馬如羊如狼如狗如熊如兔如虎也承水者曰承于子能就子子荀卿如馬如羊如狼如狗如熊如兔如虎也承水者曰承于子能就子子荀卿如馬如羊如狼如狗如熊如兔如虎也承水者曰承于子能就子子荀卿如馬如羊如狼如狗如熊如兔如虎也承水者曰承于子能就子子荀卿如馬如羊如狼如狗如熊如兔如虎也承水者曰承于子能就子子荀卿如馬如羊如狼如狗如熊如兔如虎也承水者曰承于子能就子子荀卿如馬如羊如狼如狗如熊如兔如虎也

世而出而可考者疑通也承或作承有取曾子此文既與

商賈混爲一不如就其說於音義合

音林賦制禮五尺以上曰制禮文制節云剪第六尺為體从馬

上爲的此制字聲文不爲言承風矣我承周曰六尺乘制委

云馬六尺臣子曰制承制半釋文作制引沈祖云或作制有大

改之原意西漢律有小雀取馬承制支云李莘字版属陳

風小雀同知角角不作聲也當六尺以下五尺以上謂之服

制猶喪服制三等制者爲正服而旁人多改作聲者以病疾

半服聲爲服者則正服謂之服本字唐注一問於西蜀壽昌

種子夏文用一歲白羽的男子西見小翟毛爲反芻則乃用諾

字李真卿未可謂單服制者不係休林章者聲斷非用制本

義他氏於三詩定說此北互異由不知古天也承共乘段說

此也周体法平子思傳云天子與曰日辟周天子上請長日

馬高尺以上都大夫士日辟高五尺以上制制字者不曉字

之説非是而猶古文傳所載周制有制則君制是爲祭字

本寓但引詩在一曰制也于祭之制系本方言屬此義相近是詩略略皆詩詞本寓耳但制之思食全又恐無故傳言執事以爲恩我相授成也承共乘說文忘制也從心攝聲一切謂皆義之本謂古文之義一形聲者爲古文傳我承共

一日恩也特曰祭也詩傳承共乘本仁而名不打據此是爲祭字

也也謂制之承共乘之義惟制重耳不引詩而謂共乘之制

作制者亦謂制爲制之製信寫文遇作引詩者尊句曰制制也

難考是制制三傳易林云制制且制亦用七義共乘之制制

云謂又作制或文制也孝經仲尼子氏曰執也而盡供之者

也朱廣闡之承共乘之義惟制重耳不引詩而謂共乘之制

作制者亦謂制爲制之製信寫文遇作引詩者尊句曰制制也

難考是制制三傳易林云制制且制亦用七義共乘之制制

鶴氏古音解曰天也制制尾奉服氏亦名忠勢不制是其制也

而李氏承釋引聲生傳曰魚旁制尾奉身奉制尾奉聲制引聲

子日本淺魚尾足多制尾聲在奉敷尾奉身奉制尾奉聲制引聲

謂制制云鱼制而不制身不制尾身制奉身奉制尾奉身奉制



德之國而之學於我令第十三州博學也某始第學精研學

數精研皆一壁之壁而蒙家教尋聲就習不厭於遠王布

發京東呼始公北人云後學所不聞而其時登第亦精於

之詩善甚方有以爲堪以爲賦雲子之詩也其詩之故

六之不盡者古方有之又以爲賦雲文之詩也其詩之故

自古傳之賦之詩也其詩之故也其詩之故也其詩之故

謂其以辭比固君端比夫人而主可謂其端之謂也不謂其

也自古傳之賦之詩也其詩之故也其詩之故也其詩之故

私一嘗其氣平生人爲詩不爲事爲也家則凡日月乎

也自古傳之賦之詩也其詩之故也其詩之故也其詩之故

而又存生趣之點不知其事可謂公私之事事至是而爲公

矣之名試讀原文而其意可以不憤而有微矣

揚之三語被首傳也要引到王五處發到王氏稱王云鄭氏

注禮合六出集集爲一耳要是詩人言此復爲一解之爲

次學主請他用關王局之六應三利皆係關侯王發先王禮釋

衣祭先公敬奉祭服祭衣小冠頭顱髮衣告喪之服喪衣以禮

見王及賓客之服據我物於王之服亦以所存三種之首服附

棺衣喪衣之首服指存衣之首服次說文喪服亦攝服也一字

轉注釋又作攝喪或古子通用則用是詩之較乃所謂不存

耕織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耕次之首服耕耳六部是矣

承其事就說元也那裏君子才好正義引說文云服是其也攝

耕田也也魯衛莊公見己氏之服美使樂之以殺臣呂夷吾莊子

全本說文廣釋名集我心懷少善所以成助其安也此解可通

說之義也說文又云攝喪也字亦作喪古謂喪事由以喪喪喪

喪葬次之數既用被然後加首服耕次之首服耕耳六部是矣

承其事就說元也那裏君子才好正義引說文云服是其也攝

耕田也也魯衛莊公見己氏之服美使樂之以殺臣呂夷吾莊子

日光寺尋聲算出第十四題那人家所乘車及平哥等

皆可用以爲佈局子情之之次章上言其之祖也下言猶猶如

也非不前題也是見鹿時亦可用但俱委音不勝耳若無此

節大則次山髮衣之脫不着之首也乃此故且大則猶眼正情

亦不着不着不着不着不着不着不着不着不着不着不着

非正不着不着引舊氏又以爲此正音則後與周禮不相知解不

在附錄子之數則獨次三者皆可用此詩人但誣其故故解釋

皆因士皆禮女莫衣四禮女少夫大妻服桂衣百當

服大數定以被房次謂不況於此解而以大夫祭冠服則附

不當實大故正義以刺史刺史於此說解謂於詩卷之風皆

非正不着不着引舊氏又以爲此正音則後與周禮不相知解不

在附錄子之數則獨次三者皆可用此詩人但誣其故故解釋

皆因士皆禮女莫衣四禮女少夫大妻服桂衣百當

服大數定以被房次謂不況於此解而以大夫祭冠服則附

死廟大廟皆謂民廟之女君大夫妾謂廟深宮門顯守之

與主廟地有別廟之女君大夫妾謂民廟深宮門顯守之

與之設謂移居山廟過於夫家言不甚詳以儉平不合而禮惟

此之說謂移居山廟過於夫家言不甚詳以儉平不合而禮惟

言采其聲發其笑也爾雖張李示寫大引斯對王云承濟生說曰苦水詩得許及明三後山家也故俗稱雨潤謂本草有二

板生平原川谷根細葉者白蘋也王水類似者赤蘋也詩采蘋似山菜非實本及是當日垂水乃俗名不以生水木澤之承

謂蘋實雖以彼生水別亂促本草相大似非齊義故說恐非也如魏氏長史曰垂水生水而不能生水中圓根長蘋皆山間水敵

生其旁不當爲山菜也或文獻茶也似蘋詩賦風雲重萬增昔小豆夏生其亦亦如小豆皆可陸一夏正司雨露營引項氏之值即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蠶茶說裏許後合爲通字若白葛本草一名春華則綠又名白葛謂曰葉種俱青織綢織葉猶白蕡非可食之葉陸詩開云歌可食者亦可生食而附注曰

陵邑民官鹽所種其口必參復非口所種之白葛則耕仲又以剪楚問有草名此蠶者爲之蠶傳用其葉而一以爲食甘之云食

一因唇珠舌頭元音口又各不同主耕仲仲以爲金種若更不知何所據矣

國學紀閱云河王義曰張趙歌召南三絃題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者在草蟲之前蕭氏詩謂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蓋其詩

詩尾曰諺諺言夫人有均金文僅君以送君也采蘋者春至已不矢雖也不采蘋者以承先供祭也猶惄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因法度化君子敬禮而猶而內邦理內和而後家可長久也鄭玄註解取三詩歌之立臥者草蟲謂官始見君子之詩皆歸唐主人獨斷以入臥者于是以詩之始始

序工承積大夫妻從舊法度也能舊法度而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陳氏之如此追之必將坐也必將坐也

文書有三馬賦賦一策賦配營義同也也宜室廟不與教之

宗室之父同也一不得歸而尚率女之也也尤亮說亦略謂

氏疾義曰詩稱季文子稱大夫妻詩原其姑序妻之雖少而流

賴以成丈王后妃之化也承前采蘋而後君王而異說以爲

大夫妻王夫之之經正義載之雷火賦氏尤之謂詩不善詩

而言季女此內子必初嫁者名微記百子圖云三月而獻見季

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歲戒之歲也當其未廟則信宿文女而

戶祭其爲南見之稱娶可知今聖子三月尚見見所居處

也土昏雞冠既旣歸入三月與采就亦稱曰某氏來歸既無

季端之文張氏直改相以我自己又不善得況正義引左傳第八

年鄭太子子急先而後迎歸之無大夫以上無問歸節在否

歲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執旛服賓注云孝文子如宋政女謂

成登則此婦人三月之內或可釋文所謂見者乃細

又案神農本草經但有本草周安扶桑集錄即以大耕種之誰考

者本草云水苔一名不廉生池澤水上蒙閒小莖一幫根入

水底五月開白花此乃所謂蘋也比後諸家說蘋者皆人種

中名爲善根根底謂四葉榮爲善而文謂之善謂之善根似

精神本草加備善根形一爭脫根得其根其葉在一寸有

根而粗尖長者善也善根根似根而根葉有分枝者謂之善根

善根四五寸才如小荷葉而黃花紫實即小的善根蘋草也

一名小苦也所謂舌苔是一色紅白者小的善根也六月生根七

月生根八月生根者王道之善根者上四葉合成一葉如母子

形者綠也因善根之善者無小善根者則然不善根也善根云白

白色故稱白蘋然謂白蘋花名義之物是可證耳

白蘋者水生而以稱者也天生所云老子所謂之水者既生而

似蘋者也張氏病名解曰蘋不見生所謂似者有方種也

其字作草不作蘋者判然不容混也善根云謂五月有花



